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二

哲宗皇帝

講讀

元豐八年四月丁丑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朝奉郎秘書少監孫覺兼侍講　五月己亥詔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來傳赴闕　六月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逐留經筵　七月丁酉朝奉大夫守秘書少監兼侍講孫覺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三品服　甲辰資政學士韓維兼侍讀仍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事　庚申中書省言管勾

講筵春起二月止五月秋起八月上旬止冬至前十日本
所令來未敢依令施行詔候祔廟畢取旨　十月癸未龍
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秘書監傅堯俞兼侍講先是侍
御史劉摯言恭惟皇帝陛下以異稟之資夙成之善而上
又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
罔不備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
居語默見聞宜正士是接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
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
次暴起論德則未試語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
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於內外兩制以上官
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

任於是佃卞皆罷而彥若堯俞有是命　丁亥天章閣侍制范純仁兼侍講　十二月辛酉詔令月十五日開講筵進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丙寅御史中丞黃履兼侍講　乙亥初御邇英閣詔三省樞密院侍讀侍講脩注官講讀官賜宴於資善堂賚銀帛有差　辛巳詔增講讀官職錢為三萬　元祐元年正月丁巳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等言臣等見進讀三朝寶訓其間有祖宗事與今不同者蓋是當時天下初定與治平之後事體自別君臣論議亦從而異又有祖宗一時處分難以通行於後世者欲乞遇有似此等事特許臣等看詳更不進讀從之

二月庚午朱光庭奏乞以程頤為講官　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有二宮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於道左右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且真宗自澶淵卻敵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且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是月丁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黃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　閏二

月甲寅龍圖閣待制兼侍講趙彥若爲兵部侍郎兼侍讀

三月癸酉詔講讀官更不輪資善堂宿直　辛巳宣德郎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既上殿十四日辭恩命乞進見即以經筵命之頤面辭不許退而具奏曰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臣不敢必辭只乞臣再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因可聽其辭避劄子其一曰臣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既罷常留二人直日一人直宿以備訪問其二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德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生別欲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程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頤聞帝

行宮中而避暑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　六月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至今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人家子弟亦不肯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

自有方時習之益最爲至切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文官入侍崇政殿　八月庚寅吏部侍郎兼侍講傅堯俞以職煩目疾乞罷侍講司馬光請改堯俞爲侍讀而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講祖禹呂公著之壻也請避嫌光奏宰相不當以私嫌廢公議遂以祖禹兼侍講　丁酉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癸卯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以職事官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嘗貸錢使或疑未得祿問之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歷子頤言頤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爲出歷子

戶部初欲折支執政為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緣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欲與折支今始給見錢　十月庚子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范鎮落致仕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兼侍讀　二十二日降詔除侍讀

二年四月丙戌先是中書省言景祐二年置邇英延義二閣以設講筵延義閣在崇政殿之西南向欲令管勾講筵所經度如得寬涼以備夏講詔修內司畫圖進入　八月辛巳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纖汙天性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譽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

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顧陳說全無發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間嘗以功用小人宜唯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顧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構僭過甚並無職分因黜之　癸未禮部員外郎顏復充崇政殿說書兼判登聞鼓院　辛丑吏部尚書蘇頌翰林學士蘇軾侍讀　九月甲子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於東宮上新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　乙丑呂公著以下謝賜宴太皇太后曰皇帝天姿聰敏宮中維好學學則易成昨日所賜欲卿等知爾

庚午呂公著言伏覩今月十五日以經筵講論語畢賜

執政及講官御筵是日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各一篇臣次日與延和殿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爲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伏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願陛下念茲在茲以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畢太皇太后宣諭公著所進尚書論語等要義百篇今皇帝已依所奏每月書寫看覽甚有

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公著與同列皆言此聖人經訓有補於治日宜親閱　十月壬申詔講讀官大閱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仍旬一錄申三省先是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新唐書人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故有是詔　實錄院檢討官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辭免起居舍人從之是夏權住進講祖禹言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盡竭愚短輔助萬一又言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又言凡人

之好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日進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國之道不無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願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之則陛下聖意先已有得矣

四年春正月甲申詔講筵官許依秘書省職事官例觀新樂賜閤喜宴許依帶職人並赴從崇政殿說書顏復請也

二月壬戌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問曰只此三德別更有德康對曰皋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彊而毅之類是也先是

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德音因欲諷諫退而
上言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
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三數雖少推
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能用以修己安人則堯
舜三代之盛可生致也臣職備史官敢已書之於冊以示
萬世　三月壬申朔吏部尚書兼侍講蘇頌等奏臣等撰
進漢唐故事得旨分門編修成冊進呈詔以邇英要覽爲
名　十月癸丑上御邇英閣召講讀三朝寶訓終侍讀蘇
頌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愧荒踈不能
發明上資聖覽上遣內侍宣荅曰祖宗治道蓋有本原逮
此終篇甚資開發頌等稽首稱謝　五年春正月庚寅御

史中丞梁燾兼侍讀燾再辭免從之燾嘗奏疏曰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必由聖學乎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政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講進讀之臣使從容熟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口再三詢考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無忽又奏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伏願陛下當天眷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早開經

筵召見儒臣談經諸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宫中慎選茂進之人以誘掖誦説審擇謹厚之人以輔視興寢服勤道義爲聰明睿智之助踈遠紛華爲康寧壽考之資習之既久乃如自然至於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内聖神之望不貽宸衷逸豫之憂養成静治爲天下之真主焉　二月壬寅通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録所講義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别進　夏四月癸丑詔講讀官今後每遇經筵退留講讀官各一員於通英閣奏對　八月丙午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覩大學一篇論大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閒之燕以備觀覽從之　庚戌給事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言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

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於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寶器且猶愛惜之恐其傷鈌況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

臣又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於四岳孔子稱舜之大智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人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于八虞而諮于二虢度

於闕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能成其聖也武王訪於箕子文王問於史佚四聖維之衆賢翼之是以爲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豈由他哉惟強學問而已今臣所録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伏惟陛下道於三王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萬年其永□矣

范祖禹進帝學在五年八月今附月末

九月丁丑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講書讀寶訓召宰臣執政講讀記注官各賜御書詩一首上親書姓名於其後　冬十月庚申講書終篇賜筵於東宮宰臣執政講讀修注官

預　六年二月丁巳講筵所言奉旨進漢唐故事及史記
事其間可觀事迹多已錄進請稽古錄節次進呈以代漢
唐故事詔依前旨進故事　八月辛亥三省言翰林學士
范百祿等奏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説書賈昌朝奏請詔修
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今陛下緝學稽古間日一御經筵雖
史官在前言動必記然講讀之事未有專一纂錄欲乞復
修邇英殿閣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從之仍令講讀記注官
同共編修　甲寅宰相呂大防言近講筵官奏乞修邇英
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邇英延義二
閣記注六十餘卷具載仁宗與講讀官論議嘗講詩至誰
能烹魚漑之釜鬵仁宗謂侍講丁度曰老子云治大國若

烹小鮮正謂此也學記曰知類通達謂之大成仁宗可謂善推其類矣臣嘗進仁宗聖學事迹有未備者欲寫二閣記注一本進入以備聖覽上可之其後詔國史院修寫兩本進入別寫一本送資善堂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燕閒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嘗觀書不廢也

十月丙寅邇英講寶訓至節費呂大防奏曰浮費固當節至於養兵以禦患而民不勞故養兵之費不可節王巖叟曰大凡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有濟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有餘上曰然　庚午幸太學講尚書無逸終篇　詳見太學　十年秋七月庚寅詔復置翰

林侍講學士范祖禹為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祖禹固請補外乃用王洙避兄子堯臣故事特有是除梁燾行狀云復置翰林侍講學士實燾發之　八月壬申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寶訓至王沿論引漳水灌溉王軫以為不可讀畢上問顧臨曰沿軫所論孰長臨奏釋沿所論意上曰是何說可行臨曰沿畧可行上宮中恭默不言惟講讀時發問　元祐八年春正月丁亥上御邇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記訖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

代之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穆獻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步歷

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正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　五月乙酉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進呈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進呈按講筵故事講官講經讀官讀史若令同進讀漢唐史書即是講官兼讀官乞專令讀官鈔節進讀從之　紹聖元年六月癸酉詔罷講禮記俟秋涼日講

詩　七月壬寅翰林學士兼侍讀蔡卞御史中丞黃履言舊令講讀說書每月職錢十貫　元豐八年十二月聖旨侍讀侍講職錢特添作三十貫臣等備員講職未有補報而生縻厚祿實爲僥冒欲乞寢罷只依元豐已前數目詔不允　三年五月丙申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蹇序辰言竊見講筵於經史之外間以祖宗寶訓進讀聖謨英烈具在此書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應世之迹散於御批日歷時政記起居注聚於實錄然記詳辭博未易周覽請選儒臣取其尤繫治體者分別義類著爲神宗寶訓一書投之講官以備勸講之闕詔候正史成書令史官編修　四年十月辛巳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講詩讀寶訓侍讀蔡京經筵

奏事上曰早來卿所讀寶訓朕於宮中已詳閱兩朝實錄其寶訓內事多係實錄已載寶訓可不須進讀京言竊見王安石有實錄一集其間皆先帝與安石反覆論天下事及熙寧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備具欲乞略行修纂進讀上曰宮中自有本朕已詳閱數次矣　戊申起居郎允崇政殿說書沈銖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皆中批也曾布等對上以銖除命諭之且曰銖講說極佳近講南山有臺極通暢有理上欣然頗自以爲得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三

哲宗皇帝

求直言

元豐八年三月司馬光入臨畢遂徑歸洛太皇太后遣内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

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牓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無産業人應有姦詐即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愚狂鄙陋無可採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臣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

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也 五月乙未詔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讜言虛已以待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啟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且不愛高爵重祿以獎其忠設其言不當於理不切於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而無所拒也若乃陰有所懷犯非有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之初羣臣不能偏曉凡列位之士宜悉

此心務自竭盡朝廷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牓朝堂

舊錄云上新即位姦人乘隙誣謗宰臣蔡確患之請降是詔然其後上書詆訕無復忌憚臣等辨曰哲宗新即位司馬光上言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請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從之時用事之臣方持兩端而草詔者希望風旨名曰求言而實設六條以拒之光乞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朝廷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未幾果別下詔令實書其事

上自新即位至無復忌憚三十一字並去之
詔新知陳州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司馬光過闕令先入見
先是先上疏乞開言路曰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
以臣愚空疎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
之幸中外聞之踊躍稱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
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云云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
朝廷維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快天下積年
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不聞頒於四方而大府少卿宋
彭年言在京不可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
乞今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
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

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憤然失圖憤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耳又曰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得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欽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有所不照下之情偽有所不達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納忠之人皆源源而來也於是令光過闕入見

光此疏不得實日因令光入見故附載元祐奏疏以爲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奏此

戊午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曰臣先乞下詔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閙處出牓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昨奉聖旨令入見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

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惑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鉗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

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　六月丙子司馬光言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機側身虛己渴於求諫於五月三日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明求諫實惡人論事豫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徧頒天下在京於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牓在

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姦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故令遞便候有上件實封其所論至當者當用其言而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達海內如指掌矣或慮章狀繁多難以親覽即先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

從之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嚮於
大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寧懼無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輯
天下之民以防壅蔽數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偏以
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於落止此成王所以求
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
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在京於登聞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
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
是始用其言也

舊錄云以資政殿李士通議大夫司馬光有請時光欲
招其黨人衆議新法以欺罔帷故降是詔於是小人乘

之誣詆詆毀紛至矣新錄辨曰上即位之始下詔開言
路此盛德之事也今添入司馬光奏疏乃見事實自有
請至紛紛至矣三十四字刪去按光乞開言路疏凡三奏
新錄惟載第二疏耳其第三疏以十二月奏及是方得
請今悉依集附其疏於本日於此但云始用光言聽言
之不易如此故必詳著之

七月庚申司馬光言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
月臣察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必多未見有
付外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
所稗益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機之煩未暇
遍加省覽竊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

擇其可取者用黄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八月己丑司馬光言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執政看詳具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詞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識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人所同欲也

十科舉士

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宰臣司馬光言臣謬蒙甄擢備位宰

相慎選百官乃具職業而智識短淺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扶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亦許鈐轄已上之人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已上資序人）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

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貼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仍於本人除官告勑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贓舉主降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赦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如河渠馬牧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

此法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官皆得人從之　丁丑監察御史上官均奏臣竊見前日勑令每歲以十科薦士茲見陛下博收羣才因能任官之意然論取士止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竊恐事之目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訟者未必能長於斷讞能此三者未必寬信敏惠足以長人今所謂長人之官守令是也今之守令雖有累歲月用薦舉關陞之法然至於劇郡大邑若止循資序不加選擇恐未得人臣欲乞於十科內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劇郡大邑有闕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勤矣不報均又再奏久之乃立知縣縣令治劇保舉考較法　八月

辛亥宰臣司馬光言先舉孫準行義無闕堪充館閣閣準
與妻黨訟坐罰金舉非其人請連坐上批還其奏曰準緣
私家小事罰金安有連坐光又言臣舉狀奏準行義無闕
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闕於臣爲責舉非其
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設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
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朝廷不可赦者亦
須降官亦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
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責率屬
羣臣審慎所舉不從尋詔準更不就試館職　十一月戊
午中書省言臣僚上言元豐薦舉令被旨特舉官者奏訖
具所舉官報御史臺比詔大臣薦舉館閣又設十科舉異

材請依元豐令關報御史臺非獨內外之臣各慎所舉庶使言者聞知得以先事論列不悞選任上言者御史孫升也

五年五月壬辰三省言太中大夫已上每以十科舉士近據所舉到官多不係見在任人慮致游謁奔競有傷風教詔應所舉十科除草澤外其餘並須舉見任及資序應格人

七年三月己丑御史中丞鄭雍言頃司馬光建法許諸侍從之臣以十科舉士令其法雖存徒文具耳何哉朝廷不以近臣之言爲信近臣不以真賢碩才報朝廷求其得人難矣臣欲乞詔宰臣執政大臣各選賢能不限人數以時上聞仍令內外從官待制以上約十科法隨人才所長歲各薦三人內中置籍錄所薦及薦者之姓名以

備聖覽每三省進擬間用其人陛下可以從中觀省且以察近臣之能否無以空文示其必信則陛下之臣皆用心於求賢而堯舜之治可臻矣　八年二月辛未御史中丞李之純言比歲朝廷十科舉士之令蓋已行之累年近年所薦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輔臣詳擇稍稍進任其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多是武臣推舉其類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紹聖元年閏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請罷十科舉士法從之

聖德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太師文彥博言北使見於紫宸殿宴垂拱殿左右內侍執政所用白紙及柿油蕉葉扇率不直

十餘錢乃士庶便於日用今萬乘臨軒操用有以見堯舜儉德之美臣與三省宰執及北使侍宴席比得仰瞻以謂漢文帝之服弋綈前史書爲盛美方之於今固有慚德乞付史館詔可　六年三月庚申御邇英閣宰相呂大防奏曰仁宗所書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請令圖寫置坐隅以備親覽從之　丁亥太皇太后宣諭曰皇帝每於內中看讀餘暇頗亦習射人君自當兼治文武皇帝敏於事業纔執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數斗弓矣　十二月庚申開封府火府廨一空知府事李之純僅以身免翌日執政於講筵奏曰火通夕傳報必驚動上曰迫近原廟極可懼執政退相與嘆曰言詞雅訓殊有口裕之風　七

年三月甲申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
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
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
天下幸甚　十一月癸巳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言陛下
近者郊見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
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恭惟
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
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
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遂悉集仁宗聖政三百
十七事編錄成書名仁宗訓典凡六卷上之　紹聖元年
七月丙辰上曰甚憂雨未止昨日遣中使於四郊取穀穗

視之京城東低田已傷雨北郊猶無害然懇祈晴霽未之應宰臣章惇奏曰高原雖無所害聞低田已傷曹濮陳蔡間應須為害猶賴零雨細微耳　二年九月己酉薦享景靈宮　庚戌朝享八室　辛亥大饗於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從屬車恭陪元祀伏見陛下十七日自廟門降輅步至齋宮秋日尚炎卻繖弗御翌日薦獻至神宗廟室涕泗沾服感動左右禮畢復自齋宮卻繖步升玉輅備殫孝謹之誠以昭事祖宗風化四海宜載典策垂示萬世乞宣付史館詔可　三年正月甲辰朝獻景靈宮初元豐中四孟月皇帝徧詣上以崇奉祖宗禮不可簡諸殿朝獻至元祐二年議者煩之乃以四孟分詣至是仍命依元豐

禮顧承并徽音共十五殿上皆躬酌獻拜起一百三十餘而貌愈恭　六月丙寅上謂輔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於農事無害否三省對曰宿麥已收暑雨時行於農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詢訪蓋憂民恤農如此　元符元年十二月知樞密院事曾布言陛下比以甲子冬至躬祀圜丘自奉祠景靈已徹黃道裀褥詔讀冊官至御名勿興及進大次詔百官不許回班所以深至畏之意至太廟門降輅入趨齋宮及升輅赴郊皆屏蓋却輦步趨以進薦獻之際至神宗室悽愴泣涕逮還復位沾濡御服乞宣付史館書之典冊從之

政迹

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元豐六年以前積欠夏秋稅租及緣納錢物並依三月六日赦指揮特與除放　丁亥詔諸民戶欠元豐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錢各時減放五分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當罰錢調春夫防河急夫闕脩京城壕及興水利夫罰錢役人分給工食錢亦並除放

元祐元年閏二月壬辰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官本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戶已納過息罰錢數并抛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戶見今有無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從蘇轍甲戌所奏也　三月乙酉詔府界諸路人戶撲買坊場見欠課利并抽納買稅錢及違限倍稅錢令戶部許以息罰錢充折官本即放免并

坊場淨利錢見令孤貧不濟即權住催理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餘帶納其敗闕坊場委實停閉官司不為受理詞訴令依舊認納課利淨利者疾速根究諸實所欠課利特與除放訖以聞　二年四月丁酉詔旱暵為灾減膳責躬勤脩闕政以祈消復尚慮尚書六曹有四方牒訴奏請文字或賞罰難明或民情有冤廢置未決郎官怠於省覽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難不行使抱冤之人無所赴愬差御史中丞傅堯俞右司郎中杜紘殿中侍御史孫升赴吏部侍御史王巖叟右司員外郎孫覺監察御史韓川赴戶部給事中張問監察御史上官均赴禮部左司郎中韓宗道監察御史張舜民赴兵部右諫議大夫梁燾右司郎中

范純禮殿中侍御史呂陶赴刑部右司監王覿監察御史□□□赴工部點檢自去年正月至年終以受到文字抽索事狀行遣次第子細看詳用范純仁之言也　五月己巳三省言吏部狀文彥博奏請委本部尚書侍郎依唐六典三類之法將本選守令通判考其材德功効爲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委本選長官引對問有人材高下絕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銘送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禮部參詳應守令通判諸依元豐考課例通取善最爲三等候罷任委監司審覆具事狀保明以聞付吏部定本選合入差遣內知州通判尚書省覆驗可否定訖付本部官候注擬日引對即守令通判內才德功

劾過惡顯著令尚書侍郎銓量高下特以名聞乞行陞黜
歲無得過五人從之　四年十一月庚午三省言舊制京
朝官已上各分進士餘人自改爲寄祿官後並一等改轉
別無分別除朝議大夫已上置左右兩等改轉外承務郎
已上至朝散大夫欲乞朝議大夫已上分左右兩等進士
出身加左字餘人加右字遷轉磨勘自來依見行條制其
所加字仍自寄祿官朝奉郎職事官監察御史已上並給
黃牒餘職事官尚書省給劄子寄祿官吏部給牒從之
舊錄云神考以先王用人無流品之異故聳新官制寄
祿自京朝官以上合爲一體至是改之新錄辨云記曰
凡執政以上者入卿不與士齒今日用人無流品之異

而合爲一體非先王之道亦非神考之意合删去

七年十二月壬申樞密院上本院條二十一冊目錄二冊看詳三十冊請自元祐八年正月一日頒行從之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十二月乙巳尚書右僕射呂大防言乞倣唐六典委官置局脩成官制一書以爲國朝大典仍乞令脩史院官兼領從之　甲寅詔令於秘書省置局差范祖禹王欽臣充編脩官内范祖禹兼領回報交字宋匪躬晁補之充檢討仍具畫一申尚書省　紹聖元年二月李清臣首唱紹述鄧温伯和之詳見紹述　閏四月乙酉左司諫翟思言先帝考古成憲脩定官制循名辦實以起太平之功緒元祐以來浸已變亂請召有司應職名

繆亂者一循官制各與釐正詔令編脩官置局考具合守
補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畢別取旨罷局所請集成
六典吏不纂脩　侍御史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　九月
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課監司考察吏
部開折等入優等者中書省取旨具法雖具然自知州考
課而蒙超擢者幾何人蓋法有未盡則不能無弊願詳考
課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優課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銓
量人才與治効叅相得然後條析聞上或省郎監司藩郡
有闕則隨其資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將見天下郡守翕然
嚮風而循吏出矣詔令諸路監司考察知州每歲具具的
實課績優等一名保明聞奏如無即闕若不實即依貢舉

非其人法　十二月乙巳河東路轉運司言本路鹽課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無甚今日自元豐巳後至今官場賣到見錢兼客人算請所收課利比於元祐閒取其最多一年之數不過十二萬六千緡以方元豐最少之年猶未及三分之二近雖專差奉議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舊法行之二年課利愈虧蓋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盜販縱而得行豪奪公家之利按熙寧八年六月中書劄子云云當時相度只以一色鹽從官場出賣得旨推行累年頗有實利自後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緣積習遂致額廢兼近年裁減私鹽賞錢不許根究賣主來歷法禁廢弛滋長姦弊請將本路鹽只許官場出賣罷去客人算請

依熙寧元豐間行私鹽條禁并置官提舉除舊條獲到鹽不許根究賣主來歷外餘依所奏　二年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監察御史口穀董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詔內外兩制及臺諫官等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黄履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

十月己丑戶部侍郎孫覺奏臣昨在陝西備見本路鹽鈔鐵錢之弊前後累有言者奏請改更終未見有經久可行之利勘會即今鹽鈔民間價直甚貴客人買至京師折錢一倍商旅往還既無回貨鹽鈔折錢既多故物重貨輕公私俱病鐵錢不可流轉常賴鹽鈔以爲用官司能低昂物價以權鐵錢之輕重則鐵錢可以流轉是鈔與錢相須

而後行令欲救弊莫如官自出賣鹽鈔以見錢椿充糴本
賣鈔折糴亦是舊法蓋舊來鈔價增長以來以私利於收
鈔面錢折糴斛斗故不肯賣鈔鈔面錢雖多斛斗價直亦
從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鈔面之名而販糴之家常增價
以相當若以見今鈔價量行減定出賣收錢椿充糴本官
司支遣並許以錢鈔中半兼行民間輸錢入官準此公私
通用鈔自均平上下為利鈔價既平錢乃流轉此蓋交子
之法特名目不同陝西習知鹽鈔青錢人自樂行無復疑
惑決可經行不能破壞救弊之術莫良於此伏望聖慈少
賜省察試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講究推行利害明白立可
見成効詔送相度措置陝西路錢鈔所　三年二月癸未

臣僚上言每歲諸路應舉官臣僚許選人充改官職官縣令任使各有員數而選人惟以舉主應格方得陞進若舉主不足雖老於銓調亦無由改轉寒士所係利害非輕欲乞應選人歷任未及三考只許奏舉職官縣令如歷任通及三考已上見係幕職令錄資序方許奏舉改官任使所貴稍抑權勢僥倖請託之弊從之　三月丙辰御史中丞黃履言今來雨暘及時麥必大稔若前期選官二員就陝西諸郡平價折納則官錢民用愈獲其利欲望聖慈詳酌施行詔諸路州豐熟州軍諸欠負並比市價添錢折納斛斗其所添錢每斗市價以十分爲率比市價外每斗添錢一分足召人戶情願折納河北路差朝散郎提舉解鹽余

景陝西路差宣義郎新差知齊州章邱縣李譓前去逐路計會轉運司據人戶合催理欠負折納稅行務在儲積不致傷農已而曾布白上余景李譓皆刻薄匪人外議皆以謂豐歲未可知恐兩人有因此暴斂人以爲憂更乞諭三省嚴戒諭之上欣納曰當令深戒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四

哲宗皇帝

變新法

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戶部侍郎李定取都提舉汴河堤岸司所領事并提舉京城所課利條析以聞

五月乙未並罷提舉汴河堤岸司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詔尚書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納支錢案名取旨

舊録云先帝以濁流入汴澱淤湍急都人有水憂乃導洛通汴置司提舉又官司市物泊行人供應吏並緣為姦至逃亡破産民患之乃等第納錢免充行役以錢募

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於民民得不擾至是姦臣欺

罔羔悖以爲非是時先帝崩纔越月變亂法度由此始

其後事無小大悉更革上未親政也新録辨曰神宗皇

帝嘗詰興利之弊曰事太傷鄙有害國體蓋深責有司

之過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詔墨具在

可考而知通汴司本爲救患免行錢本爲便民其末在

有司皆近於興利之舉至是詔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

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濁流入汴至未親政也一

百一十六字並删去

又詔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陝西河東所養戶馬近已

支價錢撥買配填河東鄜延環慶闕馬軍分自今府界并

京東等路養馬指揮並罷餘見保馬　又詔在京并京西
及泗洲所置物貨等場並罷在京委監察御史黃降駕部
員外郎賈種民京西令本路轉運副使沈希賢泗州令權
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路昌衡點磨物數會計當職官
夫交割椿管條析措置結罷事件以聞　詔曰恭以先皇
帝臨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厲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
下垂之後世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爲煩擾
違戾元降詔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布實惠或妄意窺測
怠於舉職將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諭中外以自今
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
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仍仰御史臺察訪彈劾以聞

舊録云時蔡確等意法浸改廢故降是詔然卒弗能禁新録辨曰蔡確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當過爲煩擾寔惠不孚則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則身必不安於位是語誠確等有以啟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愛民而飾確之謀以欺後世今合刪去呂大防政目詔有司奉行先帝詔旨失當事以聞在八日

丁丑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鹽法惟邵武軍汀州受數爲重邵武縣近以鹽多民匱難於出糶遂以人戸産錢紐定賣鹽不循朝旨鄉鋪之法至於建寧光澤等縣其弊亦然汀劔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體量監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轉運副使王子京擘畫官賣臘茶歲三百萬斤訪聞抑

認乞委官採訪遂詔昨先帝以諸路監司責任不輕朝廷當加考覈其煩急摧克與曠弛不職者當有所懲去歲已詔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舉之法可依先帝詔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監察御史陳次升福建路遣監察御史黄降

乙酉樞密院言保甲（詳見保甲）己丑司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淚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詷邏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

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嘆之聲如出一口溢於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慮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畧已行之臣竊慢之罪寔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坂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先者臣

今别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又曰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時人誰復非之者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 祖宗舊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

曉然知朝廷子愛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總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　五月丙申戶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舉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聞奏又奉聖旨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詔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場京東西淤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廣濟河船渡京城諸處房廊四壁花菓水池冰雪菜園並依舊方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東西麵市牛圈垛麻場肉行西塌場各廢罷令賈種民等依罷物貨已行指揮堆垛般運東南及西河客人物貨亦廢罷其見差官吏人等并京

東西收力勝錢並仰賈種民等一就相度措置奏洛口兩岸灘地令提舉京西北路常平張紱相度措置聞奏其依舊去處已前并向去及廢罷窠名所收課利並於內藏庫送别作帳椿管以備朝廷支用紱言洛口兩岸灘地除係官者量減二分租錢外餘依舊輸稅從之庚子詔提舉汴河堤岸司隷都水監專一製造軍器所隷軍器監

舊録云先帝導洛入汴繕戎器於無事之日皆專置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録辨曰導洛水造軍器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所置司不當歸之有司邪始則專置一司以蹴寔餘就緒當有統屬故各歸所隷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導洛至歸之有司二十九字

並刪去

戊午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光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并請更張新法曰臣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卒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攬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賜手詔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

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爲要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訪問維奏臣近去都下日嘗具奏陳願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爲保甲保馬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爲生使之出錢而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三二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禁土爲場號爲團教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饋飲食家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兵器習擊刺之事豈非可慮

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羣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廄河北保甲漸亦作過凌暴良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天地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聖慮詳酌施行

癸未詔戶部提轄拘摧市易錢物准歲除放息錢外其合納本錢特與轉限三年

戊子呂公著既上十事見復用舊臣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覽卿所奏深有關益備見忠亮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庶政何者為先更無滅裂具悉以聞

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臣伏

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
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民力爲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
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爲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
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
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
衆令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爲衆論所惑則更
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
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
取寬剩之數度其差僱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
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
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稍得安

業無轉爲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爲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且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二路保甲猶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畧陳大槩其他詳悉非書所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駭物聽而寔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故臣前日輒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選制臺諫官誠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職使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爲矣　八月己巳詔青苗不許抑配詳見青苗法

差役詳見差役

十月己巳太

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于民
者改之　丁丑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乙酉詔罷方田見本事　十二月辛未罷後苑西作院
丙子罷增置鑄錢監十有四　己丑司馬光言臣觀今日
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於用兵神宗繼統材雄
器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
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
猶有未全深用爲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
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祗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
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
競爲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掊拾財利剖析秋毫

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孔桑復出相與誤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畝之民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刀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置保馬使賣耕牛市驅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干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効胡服機械陣圖競爲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榷取坐列販買增商稅色件下及菜菓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孫破其家及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隣保籍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

賤買貴賣强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産輸錢又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送教兵威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彼已妄動輕舉於是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怱怱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諞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

乾德拜章征戎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
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馬置將官市易司寘
封狀買坊場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爲虛設陛下幸
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
者知其爲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
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羣臣又習常安故憚於更
張雖頗皆裁損而監司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
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
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
循不知改輟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飢盜賊羣起其爲
國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 斷自聖心 凡王安石等所

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聡裁決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劉摯言神宗皇帝以仁聖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於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弊相爲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　詳見役法　市易務　詳見市易　甲辰監察御史王巖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鹽之法流害數路朝中之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狠戾　丙辰戶部言相度

河北鹽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舊法通商從之

二月丁卯承議郎章元方言兩浙每歲舊買鹽本錢會以三千萬貫爲額近來又以四十萬貫雖本數有加而計利益寡刑嚴賞重私鹽盜販州縣積壓巨萬欲乞廢罷諸處買場將見管亭戶召情願分等令每月納淨利錢許依舊停池煎鹽出賣餘人願納錢煎鹽者聽仍許通商於所過州縣輸稅詔本路轉運司相度以聞　復州縣見神宗朝廢復郡縣

議詩賦經義賢良方正明法等科見貢舉

閏二月甲午先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及七侍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

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盡知天下錢穀之
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
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
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欲乞且
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穀非
尚書奏請得指揮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
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支用錢物
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
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日前三司所管錢穀財用
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是日詔尚書
省立法　司門郎中呂陶言初熙寧十年朝廷依李杞蒲

宗閔劉佐等起請盡數榷買川茶收息出賣遠方不便本
州茶戶累有陳數及堋口茶場減價虧損園戶臣嘗三具
論列已蒙施行從來李稷貪功急利欺罔滋甚昝臣論奏
後來漫生奸害歲月愈久為患愈深近聞遣使入川按察
所有臣昔年奏狀并今來條析利害伏乞詳酌指揮詔劄
與黃廉一　甲辰戶部言陝西轉運副使呂大忠言臣察
上言解鹽兩池自來通行貨賣今京西轉運司設官置局
使民間不得貨賣頗為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增
貼價錢一貫或五百文并京西轉運副使范純禮相度到
本路增收貼價錢無數乞依舊法許令通商將來見在鹽
并鈔令本路依客例變轉撥還逐處從之　庚戌戶部言

廣南西路桂州修仁縣等處茶貨昨劉何逐年差官置場收買出賣收息止及一萬餘貫慮遠方因此茶價增長有妨民間食用乞依舊放令通商所有元豐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廣西路推茶指揮更不施行從之　辛亥詔以劉贄所言乞罷坊場新法及創增吏祿付韓縝等相度以聞先是劉贄言伏見京師所置水磨茶場前後累有臣寮論列乞行寢罷尚未蒙指揮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猶許公私交易故商販之茶或不中官則賣之鋪戶自去年二月遂禁鋪戶不得置磨然都下雖禁猶有府界縣鎮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腳費津置出入至當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於是商賈以茶至者觸籓抵禁須至中賣

入官而又使牙儈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價留滯邀遏其狀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數其虧額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閼浸潴民田被害者數邑伏望聖慈早賜出睿斷罷水磨茶場以通商賈以養細民以寬州縣稅額以免農民水害而上以副仁慈惠綏天下之意　丙辰詔在京水磨茶場廢罷其結絕官物等令戶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覿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勅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摯言神宗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廣其意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

條其意煩苛其文隱晦右諫議大夫孫覺亦言臣竊聞中外之議以為今日之患切於人情者莫甚於元豐編勅細碎煩多難以檢用於是有刋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重祿條　五月戊辰詔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 見學校

六月辛卯監察御史陳次升奏熙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顧此意惟務刻削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制合用之物又令自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益不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類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致過有誅求而民無搔擾之患　癸巳戶部言百姓昔

年請鹽謂之蠶鹽及至採蠶之時大有所濟然後隨稅納錢入官昨因言者罷所俵蠶鹽止令百姓虛納錢於義未安請依舊俵蠶鹽從之　庚子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並罷將兵官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久闕雨澤賊盜頗多州縣全無武備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悉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旰食之憂耶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兵官其禁兵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　丙午左司諫王巖叟言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見功過而不

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劑同罪非善法也選材薦能而曰踏逐非美名也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内外官司舉官法以允公議　七月丙辰尚書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近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侍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先是王巖叟言臣竊見内自大學外至諸郡學官之制皆自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但奔馳之遠滯留之久顛豈其心哉祿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臣愚伏望聖慈今罷

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爲中外學官以崇教導之選爲
天下勸　九月辛酉以大享明堂肆赦
呂公著家傳云文靖公之當國也每搜訪四方利害有
可以施舍便民者手筆記録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數十
事其後浸益多至是始盡貸青苗市易息錢及其他逋
負貧不能償者凡蠲放數百萬官吏坐違法用一切之
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並聽收敘總校前赦凡增
一十七事四方歡呼以爲新天子赦令以憂民爲意無
不稱慶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諫王巖叟言三省胥吏許引有服親
入爲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

為恩幸可謂厚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
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
文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勅勵大臣裁抑僥倖杜絶
姑息棄舊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
肅百司而清四方詔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裁
定以聞於是試給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諸
房緣事陳乞件數不多近年酬奬乃有歲歲轉官者其他
因事陳乞率多如請比治平以前委是過厚今將治平以
前及熙寧後來條例看詳參酌到合行裁定事九十有七
條從之　二年正月乙卯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坊場
一事猶有餘奬未盡蠲除蓋累界欠負至今九十五年其

始則有寔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價直詐通抵產之撤其
中則有淨利過重月納不足出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
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餘欠尚存鄰人買產業之
禁期會嚴迫節目煩多不惟酒戶緣此困窮抑因貧民因
而朘削或繫獄或受箠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
邑何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
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數千貫少者亦三
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幾千家羅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
爲率凡幾萬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廣先志徧發異
恩以遠近之差爲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見欠者並與
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爲簡

易不爲官吏之沮遏聖澤寬深遂除生靈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議郎彭汝礪爲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歸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見其可也　七月甲寅朝奉郎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爲提舉河東路刑獄商英先上書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便議變更又移簡蘇軾欲作言事官軾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黜之

此據新録商英傳及邵伯溫辨誣修入邵伯溫作章惇傳云惇既拜相薦蔡卞爲右丞林希爲中書舍人商英爲諫官蔡卞爲王荆公復讎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爲

置已於死地林希在元祐間自中書舍人以修撰出知
杭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爲開封府推官欲作
言官簡蘇內翰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府呵佛罵祖一巡
如何偶滌汴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
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爲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
元祐宰輔者云
八月癸未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十五指揮廣武左第
三軍第一右第三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廢寬衣天武第
六指揮會一歲廩給別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　九
月壬申戶部請立明狀增錢買坊場法從之　十月庚子
范純仁言竊見賞功舊格其間亦有未盡未便合行修正

者皆須隨事便行改正陛下臨御之初將臣方立功効之
際賞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鬬志後雖有改更
衆人未信必於邊事有損追悔莫及伏望指揮三省樞密
院應今來推賞舊格中有人情未便者即且據事改今均
當行下仍一面將舊格別行修正庶幾不誤聖政邊事早
了詔裁定軍功賞格　三年正月庚戌復廣惠倉　丁巳
詔改封樁錢物庫爲元祐庫隸尚書省左右司　四年三
月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書曰臣待罪近輔再歷年所近
與同列奏事延和殿兩蒙宣諭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
盡心畧有成法惟以久遠守之爲念又聖慮深遠因論及
他日還政之後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則與今日用心無異

若萬一奸邪復進熒惑動搖則反覆可憂然辨別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領臣退而嘆息歔喜以爲愚臣平日之所懷爲國遠慮者正在此事未及上達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臨御以來法度之難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傳於無窮可謂備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黨皆失意怏怏自相結納睥睨正人腹誹新政令布列中外搢紳之間在職之吏不與王安石呂惠卿則與蔡確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寢食寒心獨爲朝廷憂也又曰其所進之説臣竊料之其大者必爲離間之計此最易入易聽而其禍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漸而深察之

其次又有二說其一曰先朝造法爲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繼父一旦聽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棄於外此二說者自人情言之則淺近而易聽自義理而考之則無所取也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市易之類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順人心救民命耳試考察今日百姓安與不安便與不便則改之是耶非耶立可見矣若謂凡繼體之君於先朝之政皆有不可改則古聖帝明王繼政而有改者皆非耶夫立政而違民改之是也而異論者非之以謂改父之道此豈公議哉是讒間之說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擁佑開導以成就皇帝陛下之

德凡人之才如何爲正如何爲非日夕講論以立萬世不
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鑑古事體漢昭帝之明以辨忠
邪使他日姦言異論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
言無疑於心無怠乎聽庶以永承祖宗之業天下幸甚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四